

朋友说，新嘉美食城四楼有个旧货市场，面积挺大，商品种类繁多。周末，我想去捡个漏，就逛到美食城的四楼，结果七转八转，竟把自己转晕了。

迎面看见“焦点”二字，心想：这是个什么店面？先进去看看再说。推门进去，我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：小城怎么会有品位这么高的门店！黑白灰的装饰，简单高雅；颇具一格的灯具，点缀全屋；浅淡迷人的礼服，独具个性。尤其是国潮冠服，让人有“乱花渐欲迷人眼”的感觉。薄如蝉翼的花饰，螺旋上升的花帽，流苏缠绕的帽带，美，真美！

看我入迷，门店老板说：您可以随便转转，这是我的工作室。我这才抬起头来，一个面目清秀的小伙子站在我面前，因为戴着口罩，我看不清他的脸，但觉两只眼睛清澈明亮。似乎见过，但又记不起是在哪里见过。

临走时，我说，我好像在哪里见过你。小伙子说，您是不是艺术中学的李老师？我说是，你是哪位？他说，我是实验班的王平呀！我拍了一下脑门，记起来了，美术专业的王平！十几年未见，竟在这里不期而遇。

十几年前，王平还是十五六岁的中学生，他以优异的文化课和专业成绩考入艺术高中实验班。实验班只收百人，每一个考中的孩子都是佼佼者，王平又是佼佼者中的佼佼者。尤其是他的美术功底扎实，眼光独特，领悟美和鉴赏美的能力极强。

三年高中生活，校园的每个角落都留下王平的身影。他观察每一棵树、每一朵花、每一个人；仔细看日出日落，看光线的明与暗。他的手里常常拿着速写本，随时用线条勾勒物象。他的脖子上时常挂着一部半旧的相机，随时拍下美丽瞬间。

一分耕耘一分收获，王平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大学。大学毕业后，他回乡创业。这个有点腼腆的小伙子从不张扬，用所学知识力所能及地宣传着家乡。

他变废为宝，所有的物件乃至废弃物，都能循环利用。一页页玉米皮，一片片蒜瓣叶，一段段电线，一颗颗金属钉，一片片羽毛，经过他的创意、设计和巧手制作，都变成了美不胜收的国潮头冠和服装装饰。头冠既有复古典雅的中国风韵，又有摩登时尚的西方韵味。每一件作品都独一无二，正如王平自己所说，他们的作品，走到哪里都是“焦点”。

王平的拼搏劲头也让人钦佩。为完成一件作品，他经常通宵达旦。他说灵感稍纵即逝，要抓住这些瞬间创作。况且喜欢一件事，沉浸在里面，就不觉得辛苦。正因如此，他用多彩的艺术设计、巧妙的构思、独特的才情，在国潮冠服领域大放异彩。国内外知名人士纷纷与他合作，央媒和地方媒体多次采访他，可以说在设计和摄影领域独领风骚。荣誉纷至沓来，但王平依然不忘初心，每天搞设计、画初稿、拍照片，他觉得这就是他最快乐的时光。

王平就是一个在昌邑这片热土上孜孜不倦执着奋斗的年轻人。他在艺术领域不断创新创造、勇争一流，用自己的科技创新、精湛技艺为我们展现了国潮冠服的无尽魅力，为推动传承国学艺术作出了贡献。

们同居四年
的时光。

让我印象最深的是入学后不久，我在一位同乡的介绍下找了一份周末做家教的工作，在当地县城的一个初中生家里教英语。由于交通不便，再加上对路况不熟，有一次回校时我坐错了公交车。

天渐渐黑了，车子弯弯曲绕走了一段荒无人烟的道路后，在一个陌生的村子停下了，司机说终点站到了，而且这是最后一班车……我一下子蒙了，我在哪？我该怎么回去？

深秋的夜晚很冷，我走在一条无名小路上，很无助。见我迟迟没回宿舍，当晚8时30分，陈圆圆打来电话。我倾诉了我的经历，她二话没说找了一位老乡学姐，租了一辆小车一路打听一路找我。过了约半小时，在寂静的黑夜里，对面缓缓驶来一辆车，开着温暖的灯光，让我在绝望中看到了希望。时至今日，每每想起那天，我的心中依然十分感动。

我经常和陈圆圆一起上课、一起看电影、一起吃饭。我们不一样，我喜欢文艺片，她喜欢喜剧片；她很有毅力，我们说好一起减肥，她可以每晚坚持做80个仰卧起坐，而我一个都做不起来。记得临近毕业时，我们一起去青海湖旅行，一路上她高原反应强烈，眼泪止不住地流，却还笑着比剪刀手，陪我拍照……

我很幸运，在那些懵懂的时光里，有陈圆圆陪伴。毕业后，我们各奔东西。2016年，我们在杭州再次相聚，相谈甚欢。如今又过去了好几年，但我们两个人的心依然很近。

窗外的小雨淅淅沥沥，对面店里又传来老狼那首《同桌的你》——这首百听不厌的老歌让我的记忆闸门轰然打开，那是让我怀念的校园……

小学五年级时，我们增设了晚自习课。每个同学的面前都有一盏矮矮的煤油灯，发出微弱的光。当时我的同桌是红红，她个子不高，一双大眼睛，白里透红的脸上有一对小酒窝，笑起来特别好看。或许是她父亲身体不好家庭困难的缘故吧，对她，我竟然多了一份不一样的怜爱。有个晚上，红红灯里的煤油燃尽了，我就把自己的煤油灯移到课桌中间。几天后，我央求大人帮忙对煤油灯作了改进，换了大容量的瓶子，灯芯也加粗了，如此一来，灯光的明亮度大大提高，一盏煤油灯照亮了我们两个人。有一次，有一只飞蛾闯入灯火里，吓得红红一声尖叫，我连忙扑打，不小心弄倒了煤油灯，煤油溅到了红红的语文课本上。那可是刚发下来不久的新书啊，下课后，我偷偷地把自己还散发著墨香味的课本换给了红红。

读初中时，我去了城里，我的同桌是个高个头姑娘，大家都喊她“小芳”。小芳活泼好动，歌唱得好，是班里的文艺委员，加上她父亲就在校任教，所以看起来很有优越感。那时候男女生之间很少说话，但小芳不在乎，主动跟我交谈，还常常与我分享报纸上有趣味的文章。学习上我的英语有点吃力，小芳会把各种辅导书塞进我的书包。小芳还坦然地告诉我，她暗恋上了其他班的一个男生，让我猜是谁。

那时的生活条件清苦，我的一日三餐都格外节省。一天，我在课桌下捡到了一张粮票。我没有声张，把粮票悄悄揣进了口袋。万万没想到粮票竟然是小芳丢的，老师在班上说每个人都要做拾金不昧的好学生。我后悔死了，这会儿再把粮票拿出来，同学们会不会把我当成小偷呢？就在我焦灼不堪中，小芳突然告诉老师，她丢失的粮票找到了。我捏捏口袋，粮票明明还在我这儿，她葫芦里卖的啥药啊？

但在后来的时光里，即使挨饿，我也没有动过那张粮票。后来小芳要转学了，我毫不犹豫地拿出平时的积蓄，买了一支漂亮的钢笔送给她。

还有一位同桌也一直让我怀念。高二文理分科，保华成了我的同桌。我俩都性格腼腆，很快就成了好朋友。那时候我每周回家一次，带回一包炊煎饼，夏天很容易变质。我“断炊”之时，保华总是贴补我。饭桌之上，一个煎饼分两半。为排解学习压力，晚自习后的操场上，似水的月光下，我们模仿科学家、文学家、官员的走路姿态，互诉心曲，保华甚至把心底的秘密和盘托出，说起了他的暗恋……我和保华的故事是平淡的，但正是这点点滴滴的小事像一枚枚美丽的贝壳，串联起了我们青春飞扬的高中时光。

时光的流年里，我们都渐渐步入沧桑的中年、老年，甚至成为了外公外婆、爷爷奶奶，但当年那份纯真的友谊依然珍藏在心底。当我在键盘上敲下这些文字时，真想问一句，我亲爱的同桌们，隔了这么久的光阴，你们还好吗？我很想念你们。

或许是因年纪渐长，最近时常梦到好久不见的人。比如，我的大学室友“陈圆圆”。

陈圆圆并非本名，只是她姓陈，长得白净，标准圆脸，我便给她起了这个外号。开始这么叫她，她总是用带有闽北腔调的普通话“警告”我，扬言要找人打我。我不管，一直叫一直叫，她也就接受了。

算起来，我和陈圆圆结识已经15年了。2008年夏天，我独自一人坐了30多小时的绿皮火车来到向往已久的大学校园。宿舍环境是我喜欢的样子，朝阳的房间，单独的阳台，房间明亮干净。中间一个过道，两边各放着两张床，上面是床，下面是写字桌和橱柜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独立空间。这时，一个圆脸的女孩从上铺爬下来，跟我打招呼。她就是陈圆圆，竟然比我还早一天来报到了。待我收拾完行李，她说带我去学校食堂吃饭，顺便将她已经了解的校园情报分享给我。食堂里伙食很好，炒菜、馒头、米饭、面条、麻辣烫、冒菜、盖浇饭……各种听过没听过的食物应有尽有。看了一圈后，我们最终点了一份炒面，那是我第一次吃炒面，很好吃。

很快，来自浙江和新疆的两名室友也到校了，开启了我

同桌你们还好吗

□崔炳信

15生活札记

有阴晴圆缺
有悲欢离合
记生活百味
看人间烟火

欢迎您的来稿

投稿邮箱：
wanbaofukan
@163.com
请在主题中标
注“生活札
记”。



潍坊晚报

2023年4月12日 星期三

值班主任：李金娜 编辑：石风华 美编：王蓓 校对：曾艳